



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研究

周钢 著

Rise and Fall of the Livestock Kingdom

牧畜王国的兴衰

人民出版社

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研究

牧畜王国的兴衰

周钢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陆丽云

装帧设计：曹 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牧畜王国的兴衰——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研究 / 周钢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

ISBN 7-01-005298-0

I. 牧… II. 周… III. 美国 - 历史 - 1860

IV. K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6352 号

牧畜王国的兴衰——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研究

MUXU WANGGUO DE XINGSHUAI

——MEIGUO XIBU KAIFANG MUQU FAZHAN YANJIU

周钢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38.5

字数：668 千字 印数：3000 册

ISBN 7-01-005298-0 定价：58.00 元

序

周钢教授刻苦钻研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史十余年，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资料，经过了缜密的思考，写出了一本很有分量的、非常扎实的专著：《牧畜王国的兴衰——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研究》，索序于我。我研究美国历史虽然为时不短，但对这方面的知识极其有限，本难应命。只好抱着一种诚恳学习的心情，仔细阅读书稿，以便读后能谈谈读书心得。下面是我读该书后感受到的该书的几个特点。

1. 填补了中国美国史研究的重要空白。改革开放二十余年来，我国的美国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除通史、断代史的专著外，还出版了许多专门史的专著，但是却没有一本关于美国“牧畜王国”史或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史的专著面世。根据杨玉圣 胡玉坤编《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1979—1989）》（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1990 年以前，也不曾见过这方面的专门论文。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版的几本美国通史性著作中，黄绍湘的《美国简明史》（三联书店 1953 年版）和《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均未涉及这方面的史实；杨生茂 陆镜生著《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和余志森编著的《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虽然提了一笔，但都只涉及到“牧牛王国”的问题，对“牧羊帝国”与养马业均未涉及；顾学稼等编著的《美国史纲要》（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虽然涉及“牧牛王国”和“牧羊帝国”，但都很简略，也未涉及养马业；作为 6 卷本《美国通史》（刘绪贻 杨生茂总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3 卷、由丁则民主编的《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 世纪末）》，虽然在第 4 章第 2 节中用两段文字叙述了“牧畜王国”的故事，但主要也只涉及到“牧牛王国”，对“牧羊帝国”和养马业则是一笔带过。我国美国史研究这种漠视美国“牧畜王国”史的情况，是

不是这方面的历史在美国编年史中无足轻重呢？当然不是。根据周钢教授的研究，“牧畜王国”的黄金时期虽然短暂，只有内战后至 19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 20 年左右，但它在美国编年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这是因为，在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大背景下，这 20 年美国西部畜牧业的发展超过了内战前的 300 年，达到顶峰。它使内战前仍被视为“美国大荒漠”的大平原上丰富的牧草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利用，将四处漫游的无主长角牛和不断退化的丘罗羊培养成西部宝贵的牧业资源；它吸收了大量美国东部和欧洲资本，使西部牧牛和牧羊业传统的原始生产方式同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迅速提高了生产力；它为采矿营地和铁路工地提供了大量马匹和肉类，并成为铁路公司重要客户，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西部矿业的开发和铁路建设；它刺激了牛镇的兴起和发展，并使这些牛镇逐渐成为牧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从而形成西部城市化的一种特殊模式；它促进了美国肉类加工业和羊毛制造业的不断西移，使西部最终成为美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它和西部矿业边疆与农业边疆逐渐融为一体，使西部“自由土地”区域不断退缩，并将其“简单的原始社会”迅速美国化，变为领地或州加入联邦，扩大和加强了美国联邦制；它在各牧区建立的“牧牛者协会”、“羊毛生产协会”和“家畜饲养者协会”这类组织，体现了边疆民主精神，发展了美国人的自治传统；在它的社会形成过程中，美利坚民族性格中的“求实进取”、“流动性”和“拼命赶”等特点，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当然，“牧畜王国”的兴起和发展，也对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助长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残酷统治，加强了美国人的扩张思想，导致了草原沙化，造成 20 世纪 30 年代危害全美的西部沙尘暴。总之，“牧畜王国”的兴起和发展，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之故，“美国西部的牧业发展史一直是吸引了众多美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牧畜王国’一直激发着美国历史学家的浓厚研究兴趣，成为他们著书立说的重要主题。……论著浩瀚，形成独具特色的‘牧畜王国’史学。牧业史在美国史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本书稿“前言”第 4 页）由此可见，我国美国史的研究如果留下这一空白，就很不应该，是一种遗憾。而周钢教授《牧畜王国的兴衰》的杀青与问世，不独是填补了我国美国史研究的一个空白，并且是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

2. 进一步接近美国“牧畜王国”史的实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查尔斯·A·比尔德（1874—1945）说：“没有哪个历史学家能够把过去描绘成实

际那样，每个历史学家的著作——对事实的选择、强调、省略、组织和展示方法，都相对于他自己的个性以及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环境”。又说：“所有的历史解释都相对于时间、地点，都注定要随着它们产生的环境——思想及利益的消失而消失”。（两段引文转引自武汉大学历史系1990年硕士论文——武剑榕：《比尔德经济史观初探》，第40页）我们不同意这种否定真理的、相对主义的历史观。我认为，历史学工作者对历史的认识和阐述虽会受其个人的思想感情及其所处环境的影响，使其对历史本体及其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具有局限性，但不能说所有严肃的历史学者对历史的解释都会因时势的变迁而失去存在的价值。历史是有其本体和客观发展规律的，而且是可以被认识的。但是，构成历史本体的因素复杂多样，历史学工作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全面地掌握这些因素并分清其主次；历史的客观发展规律是含蕴和隐藏在历史本体成长过程之中的，历史学者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具有广度和深度的对构成历史本体的诸因素的复杂内部关系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难发现这种客观发展规律。所以，历史学家研究和探索历史本体和发展规律的功底，决定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与历史实际的接近程度。我认为，要使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接近历史的实际。一个历史学家如果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自己对历史的解释进一步接近历史的实际，那他就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我读了《牧畜王国的兴衰》以后，觉得周钢教授对历史学是作出了贡献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虽然不了解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研究美国“牧畜王国”史的全部情况，但据我所知，即使是研究美国史成果较富的前苏联，也没有出版过一本“牧畜王国”史专著。可以比较肯定地说，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牧畜王国”史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面的；而周钢教授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探索，对美国人19世纪70年代以来100余年“牧畜王国”史学的情况和文献，几乎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不独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如数家珍地介绍了美国“牧畜王国”史学的主要成果，而且从其著作的丰富注释中，我们了解到他参考了美国关于“牧畜王国”的书籍约230本，论文66篇，还有若干美国人著作的中文译著。因此我们可以说，周钢教授的《牧畜王国的兴衰》是吸收了美国“牧畜王国”史学的基本和主要成果的。而且还不仅如此，他在全面深入掌握美国“牧畜王国”史学的基础上，还找到了它的不足，并在其著作中补充了这些不足。比如，周钢以为，美国“牧畜王国”史学“对美国西部

牧牛业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著作尚不多见，更缺乏对整个西部牧业（包括牧羊和养马）的研究之作”；“对西部牧业开发的负面消极影响重视不够。……虽然有的学者探讨了开放牧场衰落的原因，但主要归因于暴风雪等自然天灾的破坏，而对于人为的掠夺式开发关注不够”；“存在着‘扬’牛仔‘抑’牧羊人的倾向”，而且“表明真的牛仔史著作远远少于虚构的牛仔及牛仔文化的作品”。同时，周钢还认为，今后美国“史学家们不但要述及牧业开发的过程，而且还要研究在这一进程中方方面面的互相联系”，亦即其客观发展规律。（以上诸引文俱见《牧畜王国的兴衰》前言）由于篇幅的关系，在这里就不一一引述周钢教授在其著作中补充这些不足的具体内容，不过读者是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原来，美国人对美国“牧畜王国”史本体和发展规律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面的、最具功底的，也就是最接近美国“牧畜王国”史实际的；周钢教授由于补充了美国“牧畜王国”史学的不足，他的研究就进一步接近了美国“牧畜王国”史的实际，是对历史学作出了贡献的。

3. 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事业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周钢教授关于美国“牧畜王国”史的研究，本来着眼点在于“能认真写一本美国西部的牧业史”，而不把精力过多地放在“我国西部牧区开发的启示”上。但是，作者毕竟是有心人，他为研究这一课题，除阅读有关我国西部牧区的材料外，还在2003年利用暑假到内蒙古呼伦贝尔牧区作了一次调查，在那里参观了农、牧场，走访过一些牧户，到过几个放牧点，取得了一些感性知识。因而，他就能结合美国西部开放牧区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我国西部大开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牧业的开发提出一些初步的、借鉴性的意见。

首先，根据美国联邦政府优惠的土地政策促成了西部牧业经营者以大畜牧公司和大牧场的形式经营牧牛业和牧羊业，不断引进优质的牛、羊种，进行科学选育；在肉类和畜产品的加工和运输上，逐步实现机械化，从而使美国西部畜牧业逐步走向现代化，即以资本化、科学化和机械化的生产取代粗放的原始游牧方式，周钢认为，中、美两国的土地资源情况虽然很不相同，不能照搬美国的这种经验，但利用土地政策调动生产者积极性这一原则是可以学习的。据此，他认为我国西部牧区把草场分给牧户的政策是值得肯定的，并且相信这种政策能进一步调动牧民的积极性，促进西部牧业的现代化。

其次，美国西部畜牧业之所以能在内战后迅速地蓬勃发展起来，重要

原因之一是吸收了美国东部和外国的资金。据此，周钢认为，要使我国西部畜牧业实现现代化，资金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如何引进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和国外资金投入我国西部畜牧业，乃当务之急。不过，在引进资金时，也要严防美国西部牧区曾发生过的盲目性和狂热性。也就是说，我国西部牧区在招商引资的问题上，既要积极，又要稳妥，要保持一种科学的态度。

第三，美国“牧畜王国”的繁荣深深得益于横贯大陆的铁路及其支线提供的便利交通条件。据此，周钢认为：如何改变我国西部牧区的交通状况已成燃眉之急；修路不能完全坐等国家的投资；我国西部除应修建铁路干线的若干支线以完善铁路交通外，还应加强公路建设，形成公路交通网，以便迅速从根本上改善西部牧区的交通状况。

第四，美国“牧畜王国”迅速崛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经营者具有经济头脑和强烈的市场意识；从起步伊始，“牧畜王国”便使牧区同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牧牛业和牧羊业被纳入美国现代化的发展轨道。有鉴于此，周钢认为，没有分工的小农养畜占巨大比重、社会化大生产的家庭式牧场还处于次要地位的目前我国西部牧区状况，制约着我国畜牧业的现代化进程；为保证我国畜牧业尽快实现现代化，使之稳定、健康、持续地发展，就必须从小农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小生产的“户养”转向“专业户”的社会化大生产，建立现代化牧场和畜牧公司。

第五，美国“牧畜王国”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并非天灾、国外竞争等等，而是美国垄断资本为榨取超额利润，利用美国政府当时对社会经济生活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用“竭草而牧”的掠夺式经营方式开发西部牧区，致使牧区存畜迅速爆满，超载过牧。据此，周钢认为，我国西部牧区应采取现代化的科学经营方式，实行划区轮牧和牛羊分牧以保持牧区生态平衡，防止草原沙化；避免“靠天养牧”的被动状况，使我国畜牧业纳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第六，美国“牧畜王国”衰落的惨痛教训之一，是在内战后到 19 世纪末，虽然西部牧区经常发生旱灾、火灾、蝗灾、沙尘暴和暴风雪等严重自然灾害，但牧畜大王们为追求超额利润，根本不进行防灾、抗灾的基本建设，只一味向草原索取，靠天养牧，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往往束手无策，遭受灭顶之灾。据此，周钢认为，目前还处于“靠天养牧”、“大灾大减产，小灾小减产”状态的我国西部牧区，急需基本建设投资，改善人、畜居住条件，加强天气预报，保护牧区植被，禁止乱砍乱伐，种植优

良牧草，多储冬草料，以现代化的科学生产方式取代传统、原始的游牧方式，以便从根本上增强防灾和抗灾的应变能力；决不能盲目地片面追求利润而忽视基本建设。

以上虽然是一些初步意见，但我认为作为历史学工作者，周钢教授这种力图使历史学研究具有现实意义的精神，是很值得称道的。

刘绪贻

2005年5月1日于珞珈山

前言

一、西部开发与“牧畜王国”的兴起

美国的“西进运动”(Western Movement)是由东到西横跨北美大陆的拓殖运动。美国独立后至内战前,群众性的西进运动和联邦政府的大陆扩张政策在开拓中互相促进。领土扩张为群众性的移民和开发提供了前提;群众性的移民和开发对新建州和扩大美国的疆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从根本上说,西进运动是资本主义条件下开发美国西部广大地区的一次壮举”。^②到1850年,美国大陆本土的扩张已经结束,故内战后的西进运动主要是在西部大草原和太平洋沿岸的广袤地域进行勘探和大规模的开发。^③

美国学者关于西进运动的著作,大多以英国殖民者在1607年从大西洋登上北美大陆作为开端,以1890年美国人口普查当局宣布“边疆消失”作为基本结束的标志,叙述近三个世纪美国人从东向西,直抵太平洋的艰苦开拓历程。^④

我国学者对于美国西进运动的开端观点不尽一致,但重点都讲述19

① 余志森:《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6页。

②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2卷《美国的独立和初步繁荣(1775—1860)》(本卷主编张友伦),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232页。

③ 杨生茂、陆镜生:《美国史新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

④ 参见雷·A·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Ray A. Billington, *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纽约1974年版,第50—69页;罗伯特·E·里格尔、罗伯特·G·阿塞恩:《美国西进》(Robert E. Riegel, Robert G. Athearn, *America Moves West*),纽约·芝加哥1971年第5版,第1—14页。

世纪的规模巨大的西进和拓殖运动。^①因这一问题不是笔者在本书中论述的重点，故不赘述。

美国内战以后的西进运动，是美国不断扩张的运动，也是美国人民和移民不断开发西部的群众性运动。^②这一更大规模的开发运动表现为西部采矿业、牧业和农业三大开发性行业的兴起。^③牧业开发是三大行业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西部开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美国现代化的进程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内战后美国西部的牧业开发表现为“牧畜王国”（Livestock Kingdom）的兴起。虽然密西西比河以西的牧牛业和牧羊业起源可以追溯到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第二次驶向新大陆时带去的一些家畜，但从殖民地时期到美国内战前，那里的牧业发展非常缓慢。由于生产方式落后，西部牧业虽经历三个多世纪的发展，却规模较小，分布地区有限。牧牛业主要集中在得克萨斯南部，牧羊业则多在新墨西哥。牧业的影响所及在西南部地区和太平洋沿岸的加利福尼亚等地区。辽阔的大平原地区的牧业开发尚未起步，需要等待新的时机。

内战结束后，美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随之兴起。在世界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美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西部的开发也加大了力度，步入新的阶段。城市化发展，使美国国内外市场对肉类的需求日益增加，仅靠内战前密西西比河以东原有农场饲养的牲畜已无法满足这种需求。这种客观需求刺激了牧牛业和牧羊业竞相发展，促成了西部牧

① 段牧云认为：“历时三个世纪之久的西进运动”始于1607年，参见段牧云：《美国西进简史》，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3年第2期，第24页；何顺果认为大规模的西进运动“是伴随着独立战争才兴起的，但它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至少可以追溯到英法七年战争前后”，参见何顺果的《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黄安年认为：西进运动“自18世纪80年代到19世纪80年代经历了100多年以上时间”，参见黄安年的《美国的崛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侯文惠认为西进运动“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参见侯文惠：《十九世纪的美国西进运动》，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第8页；余志森也是从“18世纪末”论述西进运动，参见余志森的《美国史纲——从殖民地到超级大国》，第98页；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美国通史》（第2卷）写美国早期移民从1795年的“韦恩战役”之后，重点讲述19世纪初开始的西进运动，参见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的《美国通史》，（第2卷）《美国独立和初步繁荣》，第231—278页。

② 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史丛书》，《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本册主编丁则民），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3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本册主编丁则民），2002年版，第113页。

③ 何顺果：《美国边疆史——西部开发模式研究》，第118—138页。

区的繁荣。继《宅地法》之后，联邦政府继续实行赠与土地、土地分配的补充措施和掠夺印第安人土地向白人移居者开放的政策，使大量西部土地落到大牧场主和牧牛公司巨商的手中，为大牧场和牧业公司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内战后西进运动的一大特点，是铁路先于边疆居民进入西部。内战爆发后，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从堪萨斯首先向西铺设，修建速度快于拓荒农场主向西迁居的速度。这使得克萨斯的牛群获得了向北移动并进入芝加哥的通路。为了避免与农场主发生争执和冲突，牧牛场主常常有意将牛群赶到农场主尚未到达的铁路西端，把它们装火车运往东部市场。继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修通后，联邦政府又在西部修建了四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及其支线。西部铁路网的形成，使赶牛小道和赶羊小道的距离日益缩短。铁路提供的便利运输条件，方便了牛羊的外运和向新牧区的输送，不仅扩大了牧区的范围，而且把西部的牧业产品与东部和外国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875年后，铁路逐渐采用冷藏车运输肉类，使牧场主大大节约了运费，方便了运输。现代屠宰方法和冷库等设备的采用，为牧场主提供了极其便利的肉类和皮革加工、贮藏及输往市场的条件，促进了牧业的发展。牧场主利用“先占权”使用公共牧区经营牧业，西部“不花钱的野草”为牛羊提供了天然的饲料。得克萨斯长角牛和新墨西哥丘罗羊都适于在西部草原生长。

第二次现代化浪潮的大背景为内战后美国西部的牧业开发提供了新的机遇。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联邦政府的政策、现代化交通和机械化加工设备与西部牧业资源优势结合在一起，使西部牧牛业和牧羊业在20余年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超过了内战前的三个多世纪。在东起密西西比河西至落基山斜坡、南始格兰德河北抵美加边界，兴起一个辽阔的“牧牛王国”(Cattle Kingdom)。同时，一个“牧羊帝国”(Sheep Empire)也迅速崛起，疆域覆盖从太平洋沿岸至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广袤土地。在美国西部史中，“牧牛王国”和“牧羊帝国”合称“牧畜王国”。内战以后至19世纪80年代中期，“牧畜王国”繁荣兴旺了20余年。在现代化的推动下，密西西比河以西凡是有草的地方，遍地牛羊成群，骏马驰骋。

“牧畜王国”的黄金时期虽然短暂，但它在美国编年史上写下了壮丽的篇章，对合众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牧畜王国”的兴起与发展，是美国大规模西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牧畜王国”的兴起使内战前还被视为“美国大荒漠”的大平原上丰富的牧草资源得到了开发利用，使四处漫游的无主长角牛和不断退化的丘罗羊经改良培育成了西部的宝贵牧业资源。“牧畜王国”吸收了大量

东部和欧洲的资本，使大牧业公司成为西部牧区的主要经营方式。《宅地法》实施后，在美国西部确实存在过“一种最原始最粗放的畜牧业和农业发展方式”，但是由于资本家和土地投机者在“牧畜王国”进行大量投资和土地兼并的结果，“小生产者受到排挤”。^①“牧畜王国”的兴起伴随着美国工业化迅猛发展和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大变革，使西部牧牛业和牧羊业传统的原始游牧经营方式同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牧畜王国”的兴起和发展，有力地支持了西部矿业的开发和铁路建设。牧区为采矿营地和铁路工地提供了大量马匹和肉类，保证了城镇居民的肉食供应，并成为铁路公司的重要客户。“牧畜王国”对西部的全面开发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改变了西部的面貌。伴随着西部牧牛业的蓬勃发展，大批牛镇在辽阔牧区的铁路沿线迅速崛起。这些牛镇不仅解决了牛群集散和外运的难题，为美国的牛贸易开辟了更广阔的市场，而且成为“牧畜王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成为西部城市化的一种模式。“牧畜王国”的兴起，促进了美国的肉类加工和羊毛制造业不断西移。芝加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肉类加工中心。圣路易斯、堪萨斯城和奥马哈等城市的肉类屠宰加工业发展很快。羊毛制造业在犹他建立起来。美国西部的牧牛业和牧羊业被置于肉类加工垄断企业的控制之下，最终被纳入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西部成为美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

“牧畜王国”的兴起对美国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产生了推动和促进作用，对美国联邦制的扩大、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牧畜王国”的兴起促进了“边疆的消失”。成千上万的牧牛场主、牧牛人和牛仔先于拓荒农场主，定居于昔日无人敢驻足的大平原辽阔的荒野上，使这片从未被人所识、相当于“半个欧洲”的土地成了牧牛人的边疆。牧牛业成为内战后美国最具吸引力和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在西部开创了一个“牧牛人的时代”。^②“牧畜王国”的兴起，使美国西部边疆中少有白人移居者居住的空白地带基本上得到填补。西部牧业边疆与矿业边疆、农业边疆逐渐融合，合为一体，形成别具特色的西部经济和社会结构。在政治上，内战后的西部开发使西部“自由土地”区域“不断退

① 列宁：《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新材料》，《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238页。

② 欧内斯特·S·奥斯古德：《牧牛人的时代》（Ernest S. Osgood, *The Day of the Cattleman*），芝加哥·伦敦1968年版第5版，第1页。

缩”，^①使“简单的原始社会”迅速美国化并纳入美国的联邦共和国体系。在内战后至20世纪初加入联邦的一些州，其早期开发都与牧牛业或牧羊业相关。在“牧畜王国”里，各牧区建立的“牧牛者协会”和“羊毛生产协会”，体现了西部边疆的民主精神，发展了美国人的自治传统，这些牧业组织，在牧业经营管理上提出了扩大民主自治的要求，并被写入一些州草拟的州宪法中。这对美国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起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在美国西部牧区社会的形成中，美利坚民族性格中的“流动性”、“拼命赶”和“求实进取”等重要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并具有独特的牧业边疆特色。“牧畜王国”的形成和发展对进一步塑造美利坚民族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因“牧牛王国”兴起而产生的牛仔文化，不仅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牛仔文化已经同其他世界文化融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国际文化现象。上述种种事实表明，“牧畜王国”的兴起和发展对美国政治的现代化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牧畜王国”的兴起和发展，是“19世纪后期，美国西部开发过程中乃至整个美国历史过程中最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西部开发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西部开发就没有“现代化美国”。^②“牧畜王国”的兴起和发展，是内战后美国西部三大行业性开发之一，其作用和影响也是巨大的。

“牧畜王国”的黄金时期是短暂的。由于人祸、天灾、掠夺式经营和国际竞争等因素的影响，“牧畜王国”在1885年盛极而衰。牧牛场主和牧羊主在开放牧区采取散放游牧的掠夺式经营，给“牧畜王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牧业大王们无节制地扩大畜群，在牧区放牧过多的牛羊，超过了草地的承载能力。超载过牧造成牛羊争草争牧的残酷竞争局面，导致了牧草资源的枯竭。大批拓荒农场主挺进大平原后，把大片草地开垦成农田，形成农牧争地的恶性发展，使放牧区面积不断缩小。牛羊之争和农牧之争，酿成长期的牧区纠纷和流血冲突，甚至引发牧区战争。美国西部牧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遇到了激烈的竞争，特别是澳大利亚和阿根廷成

① 费雷德里克·J·特纳：《边疆在美国史上的重要性》，《特纳的论文——关于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作用》（Frederick J.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Turner Thesis, Concerning The Rise of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波士顿1949年版，第1页。

② 王旭：《再版后记》，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3卷《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1861—19世纪末》（本卷主编丁则民），第456、460页。

为美国的强劲劲敌。到 19 世纪末，美国的畜牧业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美国西部牧区，自然灾害多。旱灾、火灾、蝗灾和暴风雪频频发生。牧牛场主和牧羊主为了攫取最大利润从不搞防灾抗灾的基本建设。牧场几无抗灾设施。牧业大王们完全“靠天养牧”，结果是小灾小减产，大灾大减产。他们“竭草而牧”的掠夺式经营更加重了天灾。特别是 1886—1887 年美国西部历史上罕见的暴风雪，使牧业大王们遭受了灭顶之灾。很多大牧场和牧业公司都破了产。诸多因素交相作用的结果，使靠天然牧场实行开放游牧的“牧畜王国”衰落下去。西部畜牧业开始结束原始、传统的游牧方式，转向现代化的定居规模经营。以市场销售为目的的养牛业和养羊业随后在西部成为一项稳定而审慎的事业。

西部牧区掠夺式开发的消极后果在 19 世纪末开始凸显。掠夺式的牧业经营不仅浪费了大量牧草资源，而且破坏了草原植被，造成土壤水土流失，导致草原沙化。草原沙化又引发沙尘暴肆虐。到 20 世纪 30 年代，西部的沙尘暴成了危害全美国的严重天灾。在西部开发中，大平原上的千万头野牛遭到灭绝性的屠杀，依赖野牛为生的印第安人也遭到了驱逐、杀戮，甚至遭受联邦军队的战争讨伐和白人文化的围剿和征服。^①大平原本是印第安人的家园，在“牧畜王国”的兴起和发展中，印第安人没有被融入牧区社会，反而被剥夺了土地，并被逐出了家园。这是在西部开发史上最不光彩和最残暴的一面。牧业大王们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屠杀野牛等野生动物和对印第安人实行残暴的种族灭绝政策造就了“牧畜王国”的繁荣。我们在肯定其辉煌成就时，也不能忽视美国西部牧业开发中的严重失误和消极影响。

二、美国的“牧畜王国”史学

“牧畜王国”兴起在内战后的西部开发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国西部的牧业发展史一直是吸引了众多美国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百余年来，

① 李剑鸣：《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 页。

“牧畜王国”一直激发着美国历史学家的浓厚研究兴趣，成为他们著书立说的重要主题。美国历史学家对“牧畜王国”的“研究热”历经百年而长盛不衰，论著浩瀚，形成独具特色的“牧畜王国”史学。牧业史在美国史学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研究领域，美国史学家已经作出重要贡献，留下不少传世杰作。同时，美国西部牧业史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美国西部牧业成为广泛研究和著述的主题始于19世纪70年代。早期著作多数出自到西部去的观察家和牧牛业经营者之手。约瑟夫·G·麦科伊是早期作者中的重要一员，曾在美国西部牧牛业中扮演过重要角色。1874年，麦科伊出版了《西部和西南部牛贸易史略》。他在书中描述了自己为实现建立牛镇的宏愿如何以极大的热情和决心奔波于两大铁路公司之间。在遭到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总经理倨傲轻蔑的拒绝后，他如何不屈不挠，在60天内建成了设有牲畜围栏和配套设施齐全的阿比林牛镇。^①9月5日，第一批牛从阿比林装火车外运，他热情洋溢地描绘了伊利诺伊的牧场主为此而举行的热烈庆典。麦科伊认为“西部赶牛人和北部买主可以在那里平等相见”，谁也不会受暴徒和偷牛贼的干扰。^②尽管麦科伊对美国西南部的牧牛场作了乐观的描述，但他的态度是较谨慎的。

指挥几个西部要塞的詹姆斯·S·布里斯宾将军，在1881年写了《牛肉源泉——或如何在大平原致富》一书。这一著作标题极富夸张色彩。在书中，布里斯宾以极尽渲染的口吻说美国东部的牧场主无法同“大平原的牛肉竞争。”因为东部的牧场每亩要花50—100美元，还得储备喂牛的冬草；而“西部不花钱的野草”使牧场“没有市场价值”，天然的牧草使牛群冬天也能在外面放牧，1—3月都能“使牲口长膘”。他宣扬“西部财富唾手可得”，抱怨人们“为什么要呆在过分拥挤的东部。”^③四年后，沃尔特·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出版了《在北美平原养牛》一书。作者介绍了一些在科罗拉多获得成功的牧牛大王，进一步提供了在西部牧场能够赚钱的证据。^④

在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20年代，有许多关于西部牧牛业的论文面

① 约瑟夫·G·麦科伊：《西部和西南部牛贸易史略》（Joseph G. McCoy, *History Sketches of the Cattle Trade of the West and Southwest*），哥伦布1951年版，第50—51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③ 詹姆斯·S·布里斯宾：《牛肉源泉——或如何在大平原致富》（James S. Brisbin, *Beef Bonanza, or how to Get Rich on the Plains*），诺曼1959年版，第14—15页。

④ 沃尔特·冯·里希特霍芬男爵：《在北美平原养牛》（Walter Baron Von Richthofen, *Cattle-Raising in the Plains of North America*），诺曼1964年版，第50—56页。

世,涉及方方面面。论文大致有以下几类:(1)论述地区牧牛业的发展状况;(2)评述牧场主侵占印第安人土地;(3)介绍西部一些著名的大牧场;(4)开始关注开放牧区的衰落问题。一些高质量的论文主要出自克拉拉·M·洛夫、W. E. 格思里、哈罗德·E·布里格斯、爱德华·E·戴尔、哈利·T·伯顿、伯莎·A·库恩和罗伯特·S·费莱彻等人之手。^①从19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史学家虽然对西部牧畜业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了大量有价值的论文,但几乎没有什么专著问世。这些专题论文研究的作用是开阔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了他们的思路,为后来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问世奠定了基础。

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是美国史学家对西部牧畜业研究的第一阶段,是“牧畜王国”史学的初创和奠基时期。这个时期的研究有两个特点。第一,早期著作的主要倾向是对西部牧牛业广作宣传、推销。如麦科伊、布里斯宾和里希特霍芬在其著作中都对西部的牧牛业作了乐观的描述,为牧场主吸引来了大量投资。因此,早期著作中对西部牧牛业不乏过头的夸张之词。这类代表者以布里斯宾将军最为典型。第二,对牧牛业的研究尽管有方方面面的专题论文,但没有真正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出现。

① 克拉拉·M·洛夫:《西南部牧牛业史》(Clara M. Love, “History of the Cattle in the Southwest”),《西南部历史季刊》(*South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1916年4月第19卷,1916年7月第20卷;W. E. 格思里:《怀俄明开放牧区牧牛业》(W. E. Guthrie, “The Open Range Cattle Business in Wyoming”),《怀俄明年刊》(*Annals of Wyoming*)1927年7月第5卷;哈罗德·E·布里格斯:《南达科他领地的牧场和家畜饲养业》(Harold E. Briggs, “Ranching and Stock Raising in the Territory of South Dakota”),《南达科他历史集成》(*South Dakota Historical Collections*)1928年第14卷。爱德华·E·戴尔:《俄克拉何马牧区牧牛史》(Edward E. Dale, “The History of Range Cattle Industry in Oklahoma”),《1920年美国历史学会年度报告》(*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Annual Report for 1920*),华盛顿1925年版;爱德华·E·戴尔:《牧场主最后的边疆》(Edward E. Dale, “The Range man’s Last Frontier”),《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1923年6月第10卷;爱德华·E·戴尔:《从夏延至阿拉珀霍保留区上的牧场》(Edward E. Dale, “Ranching on the Cheyenne-Arapaho Reservation”),《俄克拉何马纪事》1928年3月;哈里·T·伯顿:《J. A. 牧场史》(Harley T. Burton, “History of the J. A. Ranch”),《西南部历史季刊》1927年第31卷;伯莎·A·库恩:《在密苏里斜坡上的W-B牧场》(Bertha M. Kahn, “The W-B Ranch on the Missouri Slope”),《北达科他历史学会编年史》(*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orth Dakota, Collections*)1923年第5卷;罗伯特·S·费莱彻:《蒙大拿东部牧区开放牧区的终结》(Robert S. Fletcher, “The End of the Open Range in Eastern Montana”),《密西西比河流域历史评论》1929年9月第16卷。参见雷·A·比林顿:《向西部扩张——美国边疆史》,第786—790页。